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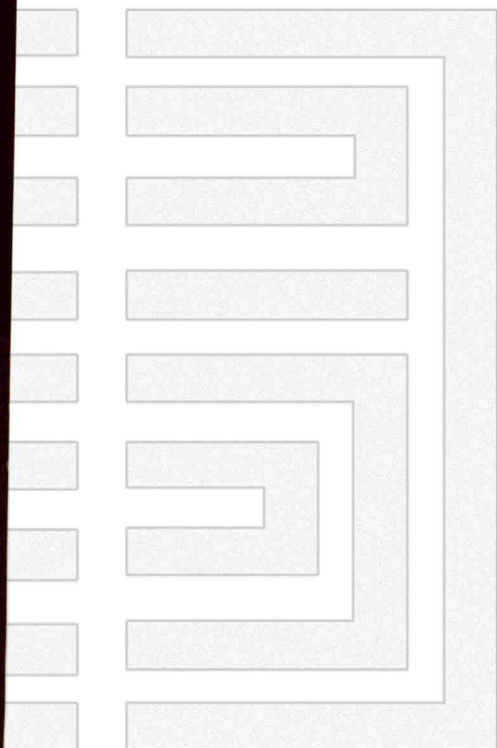
米泉文史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米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

审 稿：王顺祥
编 辑：徐晓刚



米 泉 文 史

第 十 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107653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米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目 录

关于轮台的话题	李惠兴(1)
从交通条件看唐轮台之所在	邓 菁(11)
漫话唐轮台	美 文(17)
军统在乾德县的活动	李福俊(26)
在进军新疆路上的回忆	李玉善(30)
初来乾德的回忆	曹殿臣(38)
捍卫新政权的战斗	杨生第(43)
剿灭叛匪 大快人心	李玉善(47)
猛进剧团剿匪随行记	刘复汉(55)
米泉的剿匪斗争	胡沙英(60)
绿洲之源	刘复汉(63)
新疆水利勘察总队在乾德	戴良佐(68)
乾德县开明绅士马生旺逸事	李福俊(73)
米泉第一任哈萨克族副县长托伦伯克	胡沙英(78)
回忆我的军旅生涯	李福俊(81)
我所经历的动乱岁月	李福俊(89)
我在骑五军的经历	李福俊(94)
迪化 1949 年“六·一三”事件	成树兴(98)
建国前夕排演话剧《李闯王》的回忆	李玉善(104)

王恩茂同志在米泉提出农村“五好”建设	李惠兴(109)
难忘的岁月	徐 德(114)
忆“大炼钢铁”和“跃进滩”开荒	杨万鹏(122)
大炼钢铁花絮	郭耀歧(124)
米泉今昔	朱辅明(127)
我曾参与的几期“社教”运动	朱辅明(135)
我给牛映森书记开汽车	赵茂元(145)
“大跃进”中的农村公共食堂	李玉善(150)
手工业联社生产摩擦压力机始末	邓 菁(156)
县手工业联社自造汽车	邓 菁(161)
羊毛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	郭耀歧(165)
米泉人是怎样吃上自来水的	郭耀歧(168)
70年代新疆中医学院来米泉开门办学纪略	王炳廉(173)
空防空治稻瘟病	郭耀歧(178)
安全行驶百万公里	赵良华(182)
米泉的第一条电视新闻	李四合(185)
米泉中心市场今昔	钱塘江(187)
乌鲁木齐客运司在米泉	郭耀歧(192)
回忆与韩生元交往的日子	郭建新(196)
清末民国古牧地、乾德、三道坝史料辑介	戴良佐(202)
哈萨克族禁忌习俗种种	赵良华(209)
“羊毛车”的由来	赵良华(211)
征稿启事	(213)

关于轮台的话题

李惠兴

“轮台”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地方,唐、宋时代的诗人如岑参、陆游等都在诗中写到过“轮台”。那么,他们笔下的“轮台”是指什么地方呢?

上 篇

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在他晚年所写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诗中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首诗深切地寄托了陆游希望统一祖国的一片爱国热忱。陆游诗中写的“轮台”在哪里呢?

“轮台”是一个地名,自古以来就有,而且还不是一个,既是地名,又是县名,还是府名。但是整个北宋、南宋总共 320 年的统治时期,却没有“轮台”的建制或被叫做“轮台”的地方。那么陆游诗中的“轮台”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地处新疆天山山脉南

麓,塔里木盆地北缘,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部,库车县东面。但是“轮台”这个名称在距今 2100 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有了,比陆游生活的年代要早得多。西汉时,我国西域地区有几十个小国,其中就有“轮台”国(又作“仑头”国)。《汉书》记载道:“仑头……西域小国也。”“轮台”故地在现在新疆轮台县的东南面,西汉时期汉武帝派李广利西征时,“轮台”小国被攻灭,汉朝中央政府在“轮台”旧地设置使者校尉驻守并屯田于此。汉武帝晚年时颁发的《轮台罪己诏》中的“轮台”就是指这里。后来“轮台”又并于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此后的东汉、魏晋南北朝、隋朝、唐初,都没有“轮台”的建制和地名。

到了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 640 年),唐朝中央政府平定高昌后,便在天山以北的地区设置了庭州,并在庭州设置了“轮台”县。这个“轮台”县是“取汉轮台为名,实非轮台旧地”。到唐显庆二年(657 年)时,唐朝政府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后析其部落,在当时天山北麓的“轮台”县附近设置了“轮台羁縻都督府”,这是唐朝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并且专门任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为“轮台羁縻都督”。到贞元年间(785—805 年),“轮台”这个地方归于吐蕃。

唐代的许多诗人如郑锡、曹唐、陈陶、岑参等都描写过“轮台”,其中尤以边塞诗人岑参写“轮台”最多。

天宝年间，诗人岑参两次进入西域戍边，在这里过了五六年的边塞生活，以他的亲闻亲见亲历写了许多边塞诗，其中直接写到“轮台”的诗就有十来首。如“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奉使按胡俗，平明发轮台”（《使交河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戍楼西望烟尘里，汉兵屯在轮台北”（《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交河城边飞鸟绝，轮台路上马蹄滑”（《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轮台九月风怒吼，一川碎石大如斗”（《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客舍春草满，颖阳归客肠堪断”（《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首秋轮台》）、“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轮台即事》）等等，这些诗句中的“轮台”都是当时岑参在西域戍边亲自经历过的天山北麓北庭都护府的“轮台”。

然而，岑参笔下的“轮台”始于什么朝代，看来诗人岑参当时并没有弄清楚。他在《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诗中写道：“尝读西域传，汉家得轮台。”可见诗人把西域天山以北他生活所在地的“轮台”当成是西汉时期的“轮台”了。

唐贞元年间，“轮台”地方归入吐蕃以后，“轮台”

县的建制被废止了,自此以后的宋、元、明直至清代中期,都没有“轮台”县的建制。

清朝初期,原来西汉时期天山南麓的“轮台”旧地成为喀喇沙尔(今新疆焉耆县)的辖境,土名叫做“布古尔”(又作玉古尔)。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在新疆天山南部“轮台”旧地附近重新设置了轮台县,这就是现在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山脉以南的轮台县。

从以上记述得知,我国历史上的“轮台”一词确属同名而异地,古往今来都有“轮台”,但是常常容易混淆弄错。不光是古人把西域(新疆)南北的“轮台”合二而一,就是近代人、现代人也往往会把汉、唐“轮台”混为一谈。

历史事实是,“轮台”有南“轮台”和北“轮台”、今“轮台”和古“轮台”的区别;古“轮台”又有汉轮台与唐轮台之分。汉朝的轮台在西域(新疆)天山以南,位于现在新疆轮台县东南约60公里处,西域都护府成立后属西域都护府辖地。唐朝的“轮台”在西域(新疆)天山以北,属唐朝庭州及随后的北庭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辖境。从岑参的《使交河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诗句“奉使按胡俗,平明发轮台;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巍”就可以得知,诗人岑参一大早从“轮台”地区出发,傍晚时分就到了交河城(今吐鲁番交河古城),可见自“轮台”辖区到吐鲁番只有一天

的路程,约 300 来里,骑马一天是可以赶到的,而新疆南部的汉朝“轮台”离吐鲁番有 1000 多里路程,即使快马加鞭只用一天时间是无论如何到不了吐鲁番的。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 101 年)“自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轮台成为西汉在西域天山以南设立的第一个屯田地。历史告诉我们,汉朝的轮台与唐朝的轮台在时间上相差 700 多年;在地理上南轮台与北轮台相距 1500 多里。因此可以说南轮台与北轮台根本不是一回事,两个轮台决不能混为一谈。除了唐朝的轮台在西域天山以北之外,其余汉朝的轮台、清朝的轮台以及现在的轮台县,都在新疆天山之南。只要弄清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新疆天山南北的轮台和汉、唐两个轮台就容易分清楚了。

至于宋代爱国诗人陆游的“尚思为国戍轮台”诗句中的这个轮台,既不是指汉朝时的轮台和唐朝时的轮台,也不是指天山南部的轮台和天山北部的轮台,不是确指某时某地具体的轮台了。陆游不过是借历史名城“轮台”来喻指宋王朝边疆,用以表达自己愿意为国家戍边的爱国心情,这已经超出了时空界限,陆游诗中的轮台是泛指边塞,成为边塞的代名词了。

下 篇

轮台在汉朝是地名,在唐代则是县名(轮台县)和府名(轮台羁縻都督府)。唐代的轮台县到底在庭州(治所在今吉木萨尔县境内,后改北庭都护府,又改北庭大都护府,府治所在地与庭州同)的什么地方呢?换句话说,唐代的轮台县在现在昌吉回族自治州的什么地方呢?在见到的已经发表的有关文章中,大致有3种说法,有的说唐代的轮台县在现在的昌吉;有的说在现在的米泉;还有的说在现在的乌鲁木齐,各有各的理由。

从欣赏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轮台生活多年所写的边塞诗中得到这样的印象:诗人岑参写到轮台的时候往往是与北庭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有诗句“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标题中的北庭与诗句中的轮台出现在同一诗作中;又《北庭贻宗学士道别》中有“忽来轮台下,相见披心胸”的诗句;《赴北庭度陇思家》诗中有“西向轮台万里余,也知乡信日应疏”的句子;《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诗曰“闻说轮台路,连年见雪飞”;在《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中有“白发轮台使,边功竟不成”的诗句;在《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诗中也写到

了“轮台”。这些诗都是写北庭同时写到轮台的,是北庭与“轮台”紧密相连的很好例证,正好映衬出县治与府治的相连关系,说明唐代轮台县县治与北庭府治靠得最近。现在的米泉位于乌鲁木齐东北,米泉离吉木萨尔比较近,因此,从地缘关系上说,唐代轮台县治所就是在现在离吉木萨尔最近的米泉境地内。而乌鲁木齐离吉木萨尔(北庭治所)则相对较远;当然,昌吉离吉木萨尔(北庭治所)更远,唐代轮台县治所在昌吉境内也是不可能的。

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王朝在西域天山北麓设置了庭州,庭州的幅员大体相当于今天昌吉州范围而比昌吉州略大。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唐政府设置了4个县,这4个县自东向西分别是蒲类县、金满县、轮台县和西海县。唐代时蒲类县的地域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巴里坤、木垒和奇台的一部分;金满县的辖区比现在的吉木萨尔大得多,当包括奇台县的一部分,吉木萨尔全部和阜康在内;西海县的辖境内包括现在的呼图壁、玛纳斯,以至沙湾一带。唐代的轮台县在金满县和西海县之间,地域当是在现在的昌吉、乌鲁木齐、米泉的范围(而乌鲁木齐受昌吉回族自治区从东面、北面、西面三面的环抱之中,唐代时该地当属轮台县的辖境范围无疑)。

我查阅了民国25年(1936年)出版发行的《辞

海》，老《辞海》在轮台词目下是这样注释的：“今县名，属新疆省，在庫车县东。本汉西域地名，当进尝置田卒数百人屯田于此，并设使者、校尉领护之；唐时始置县，后废。清初为喀喇沙尔辖境。亦作仑头，土名布吉尔，亦作玉古尔。光绪间，又置县，属焉耆府。”

老《辞海》的注释中虽然也提到了“唐时始置县”，但没有说清楚唐代在什么地方置的轮台县。显然，民国年间出版的《辞海》把汉“轮台”、唐“轮台”、清“轮台”混淆起来，揉幌在一个地方了，这些“轮台”都成了新疆天山南部的“轮台”，显然这个注释是与史实不相符的。

接着，我查阅了 1979 年和 1989 年出版发行的《辞海》修订本。这两个新版本的《辞海》在“轮台”词目下作了完全相同的 4 种注释：“1、古地名，今新疆轮台东南，本仑头国（一作轮台国）。汉武帝时在轮台置使者校尉，屯田于此。武帝晚年颁发《轮台罪己诏》中的轮台即此；后并于龟兹。2、古县名，唐贞观中平高昌后置，治所当在今新疆米泉县境，贞元中地入吐蕃。3、唐羁縻都督府名。显庆二年（657 年）置轮台州都督府，与轮台县壤地交错。4、县名，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清末置县。

两个新版本《辞海》明确无误地指出唐代轮台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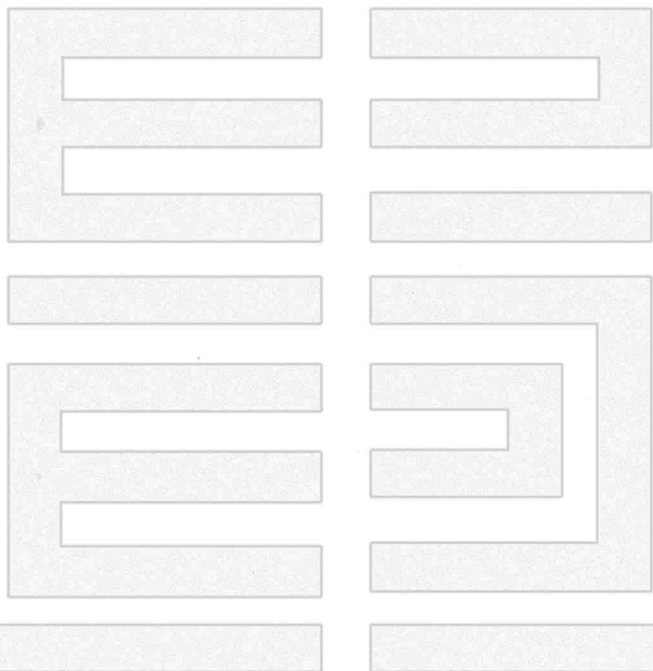
“治所当在今新疆米泉县境”。本人完全同意大型工具书新版《辞海》的权威性说法,唐代的轮台县县治在现在的米泉县(市)境内。

但是,唐代设置的轮台县“治所当在今新疆米泉县境”,并不是说唐代的轮台县就是现在的米泉县(市)或者相当于现在的米泉市。其实,唐代轮台县的管辖地域范围远远超出现在的米泉市辖区范围。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同志主张唐轮台县在现在的昌吉(县、市);有的同志说唐轮台县在现在的米泉(县、市)境内;又有一部分同志说唐代轮台县就在现在的乌鲁木齐(市、县)范围。我认为,这几种说法都有不够全面的地方,都只是各自强调了唐代的轮台县在现在的某一个单一的县(市),没有注意到唐代的轮台县所管辖的地域范围不是现在昌吉、米泉、乌鲁木齐三个县、市中任何一个可以替代得了的。现在的昌吉、米泉、乌鲁木齐,每一个地方只是唐代轮台县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现在这三个县(市)中的任何一县市不能说就是唐代的轮台县,不能局限在某一个县市,但是唐代的轮台县可以包含现在的上述三个县(市)。

如此看来,唐轮台“治所当在今新疆米泉市境”内,这一点应当是首先可以肯定的。但不能因此把唐轮台辖境局限在现在的米泉市范围内(当然更不能说

在昌吉境内或在乌鲁木齐境内),而应该说唐代的轮台县包括现在的米泉、昌吉、乌鲁木齐一带。我想,弄清楚唐代轮台县的治所和地域范围,就会明白唐代轮台县到底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了。



从交通条件看唐轮台之所在

邓 菁

从古至今凡要建立一个市镇或军事要塞,无不以交通、物产、水源等条件为依据考虑取舍。我们考虑唐代轮台治所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物质条件。

据多种史料载:唐轮台位于庭州以西三百余里,以直线距离计,其地理位置恰好在今米泉市境内。

米泉地处天山以北,天山泉水溢出带。水草丰美,芦苇丛生,物产丰富。据史料载:从清直至民国,米泉的苇湖仍然是上下连绵 120 余里。历来是官马的放牧地(据《兵要地志》)。

正是由于其地理位置重要,扼迪化(今乌鲁木齐)北部咽喉和交通要道,1921 年才设置乾德县佐(详见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呈请北洋政府设乾德县佐”一文)。

从交通工具看。据史料载:长途运输自秦汉兴起骆驼运输起,至唐达到鼎盛时期。这恰好和丝绸之路的开辟处于同期。为什么不是车马而是骆驼呢?这就是历史。当时虽有马车,但因其结构材料及道路条

件,车马尚不能远行。只有靠单峰能驮 700 斤、日行 120 余里的骆驼来承担长途运输,这已是当时负重最大、速度最快的大型交通运输工具了。

由于当时的交通运输工具只能用骆驼,所以它选择道路与现今的车辆取道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最适宜行走的道路是戈壁沙漠,它不适合长时间行走在石滩上。我认为从古至今道路路线的改变与运输工具的改进是有很大关系的。

据史料载:汉代,随着丝绸之路北道的兴盛,经车师国西去的道路即通过米泉市境的道路就已开通。到唐代,碎叶至北庭大道经今米泉市境为丝绸之路北道的一段。它是唐朝通往西域的主要交通线,适应当时主要交通工具——骆驼行走。时至今日,在市境内的北沙窝一带仍可见其遗迹,当地人称“唐朝路”,还有一处唐朝城。此路过伊吾(今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到达庭州(今吉木萨尔),再由庭州西去过轮台(今米泉市境内)西行,达碎叶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境)。由此可达地中海沿岸各地,南下印度等地。当时“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是此路的极盛时期。

根据以上交通条件的描述证明,唐轮台只能建立在米泉境内,它不可能通过米泉南行数十里到乌鲁木齐以南,再经四十里到乌拉泊(有称唐轮台在乌拉泊),然后再返回向西行。